



中国曲艺研究会主編

單弦牌子曲創作選集

作家出版社

21

目 次

善洪区說話	王凤鸣(1)
佟文和补炉	赵福順(8)
火老鼠	王 决(15)
进城办喜事	賈承基(27)
四枝枪	杜 澄(37)
紅灯哪里来	于乐仁(44)
青年英雄潘天炎	梅門造、杜 澄(51)
袁孝文搶救列車	某部創作組討論(58) 陳竟先、馬誠執筆
撒炸弹	某大队文工队(65)
猪八戒啃猪爪兒	楊學札(72)
悬崖擒匪	班 煊(80)
張玉明智擒匪特	李 武、楊學札(91)
三封情書	章振榮(96)

蓄洪区說話

王鳳鳴

(曲头)

荆江的水，卷着浪花，
为安全分洪建闸。
千年的洪水灾害連根拔，
蓄洪区高兴地也說了話。

(太平年調)

他說我叫蓄洪区，就是肚量大，
都說我偉大把我夸。
住在湖北湖南两交界，
生长在毛澤东时代的新国家。

我很早以前，就想要出世，
恨只恨那时的社会太腐化；
过去的旧政府都是混蛋，
从来就不打算建設，他專門会扒。

长江里的水，冲出了三峡，

流到了荆江一带，实在凶煞，
流又急来浪又大，
偏偏那荆江的河道，弯曲又窄狭。

到了雨汛期，洪水往上发，
江堤常被那水冲塌，
千万亩良田变成汪洋一片，
孩子找不到娘，人人都沒了家。

国民党反动派，不把人屎拉，
那帮小子真他媽的，实在該杀，
就在修堤的名义下，
光說不做，到处把油刮。

把錢財騙到手，吃喝嫖賭花，
要是修堤，他舍不得往外拿，
老百姓受灾受害，他們不管，
瞪着两个眼睛，他就裝瞎。

(云苏調)

幸亏来了共产党，
人民翻身当了家。
工人阶级来领导，
毛主席英明有办法。
消除水患兴水利，

号召分洪修水闸。
因此我才出了世，
在社会上服务为大家。
我生来好静不好动，
不想走来也不想爬。
浑身上下长得非常坚固，
钢骨铁筋的脑袋瓜：
铁板的嘴唇，洋灰的下巴；
为讲卫生，图省事，我没留头发。
我的嘴有五十四个喉嚨眼，
是一个近代化的大水闸。
引水堤那是我的两根大龙鬚；
防浪林、护堤石，那就是我的盔甲。
头在湖北太平口，
脚伸到湖南黄山的根底下。
要问我到底有多么大，
请你找人民日报自己去查。

(金莲莲花落)
我镇守荆江威风大，
名震全球传遍天下。
国际友人也来参观过我，
来自亚洲和太平洋的各个国家，
他们来的日子我可记不准，
大概是没过六月十八。

他們先到黃山头去了一趟，
看了看我的尾巴，就是那个节制闸，
随后又来到太平口，
參觀了一下我的腦袋瓜。
他們來看我可是真不容易，
借这个机会我也看看他。
他們來的人數可是不少，
准說是多少，我還沒調查。
也有男來也有女，
彩色的服装甚是光华。
有的那高高的个子肩膀寬大，
你看他精神飽滿氣象佳。
他們是为了和平，东奔西走，
我本應該歡迎他們把手拉。
可等他們來到我跟前，
我頭也沒点來，腰也沒哈。
这可不是我的架子大，
原諒我，实在是不能把礼答。
帶他們來參觀的，是咱們同志，
把整個的情況介紹給他。
他們听了之后，說了一陣外國話，
又把大拇指头伸出来，半天不想往回拿。
不知道他們都說些个啥，比划些啥，
只看到他們的样子都很惊讶。

我心里想問，可又說不出來話，
真可巧，翻譯同志把話發：
他說是：這個閘要是放到資本主義國家，
給它個十年八年都沒辦法，
就是那帝国主义的美國政府，
沒有三年也完不成它。

他又說：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真是說到那就做到那。
看到了你們的力量這樣強大，
使我們和平的信心更增加。
我听了這些話樂開了花，
樂得我把嘴張開多大，合不上牙。

(山东快書)

我感到祖國真是偉大，
兩個多月的時間就完成計劃。
這都是，毛主席領導有办法，
還有那，各界人民踊躍參加。
苏联老大哥也很关心我，
派来了布可夫同志水利專家。
工农兵群众更是沒比，
个頂个熱火朝天勁頭真可夸。
工人去安那大水閘，
农民挑土把泥挖。
还有咱們人民解放軍，

那里有困难那里有他。
不分那白天黑夜，天晴、下雨、大风刮，
好象是上了战场，冲锋陷阵把敌杀。
这真是，群众的力量能移山，
就是那，江湖河海也能叫它搬家。
伟大的任务提前完成了，
又修了个落成纪念塔在我头上放光华。
我好比独角大王一只兽，
爬在江沿上来观察。
洪水不来我就休息一陣，
洪水来了我就呲牙，
张开我的进洪口，
一口就把它吞下。
好比是口渴了喝香茶，
喝它几十个亿吨也不算啥。
吃饱喝足了，把嘴一闭，
再一点一点的往洞庭湖里头拉。
假若是洞庭湖里装不下，
不要紧，我屁股上还有个节制闸。
把它关上就没事，
保险一点不出差。
老乡们只管安心生产吧，
从今后，再不用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四外逃荒乱搬家。
从今后，人民的生活有保障，

万里平原一片好庄稼。
国家的建設更发达，
叫祖国早点走向工业化，
向着那共产主义社会大步前进，
那时候，幸福的生活是属于我們大家。

佟文和补炉

赵福顺

(曲头)

祖国的建設飞跃发展，
 工人們劳动热火朝天，
 王崇倫創造万能工具胎，
 張明山发明反圍盘。
 咱唱一段佟文和的高温补炉法。
 模范的美名到处傳。

(数唱)

說的是石油六厂，
 有一个煤气車間，
 車間內有一座煤气炉，
 人造石油就从这里发源。
 佟文和就在这炉上工作，
 他是一個共产党员，
 对工作他是認真鑽研、埋头苦干，
 补炉小組长由他来承担。

(太平年)

这座煤气炉，温度有一千三，
再加上伏天的炎热就好比火上把油添。
干活的都是些硬棒的男子汉，
补炉组同志们都工作干的欢。
小张把佟师傅叫：咱完成任务要提前。
老赵说：没问题超额都沒困难，
有咱这样的好组长窑门它就会不断出现，
老佟说：主要是咱大家拧成一条绳，就是什么样的困难都
得倒在咱面前。
他们干的正起劲，忽听那边喊连天：
喂！佟师傅你快去看看吧，那边有一组炉子炉墙掉了几
块砖。
佟文和一听唰地一身汗，
二话没说就跑到炉跟前。
呀！这窟窿有冰盘大，停工已有老半天，
这对咱全年的生产任务可大有关连，
同志们都得想想办法赶紧挽救不能误生产，
有人说：拆了重垒吧，用别的办法是既不保险又麻烦。
老佟忙说道：你这想法太简单，
垒一组炉子得花几亿元，
光用的砖灰原料也能堆成山一座，
咱要能想法热炉冷补这省工又省钱。
大家齐响应，都搶着要发言，
咱先用砂砖补补看能不能把它补严，

小張說：把砂磚用銅絲纏在鉗子上送到爐子里，
老佟說：對！看看好壞咱馬上試驗要抓緊時間。

（蓮花落）

准备工作已做好，

帆布的圍裙扎在腰間，

小張把砂磚用銅絲纏在鉗子上，

佟文和个子大拿起大鐵鉗就往里填，

他面對窟窿眉头緊皺心中想：

我不能眼看着國家的財產化成灰！

同志們都眼巴巴地把佟師傅看，

車間主任大气不喘目不轉睛站一邊，

只听得叭啦啦地一聲響，

壞啦！原來是砂磚炸裂掉到爐下邊。

連試幾次都是沒結果，

眼看着時間過了大半天，

有人說：這純粹是瞎子點燈白費蜡，

這是違反科學道理怎麼你也補不嚴；

倒不如及早拆了重新鑄，

省得浪費了寶貴時間。

這時下班的鈴聲叮噹響，

同志們都灰心泄氣走出了車間，

老佟他堵不上窟窿心不死，

面對爐口反覆琢磨、忘了下班已經老半天，

眼瞅着生產受到損失沒法辦……

嘿！共产党员怕的什么困难！
应当从失败中把经验找，
绝不能拆了重垒浪费钱！
咱不能顺着一条老道往前跑。
看看还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进行热炉补冷砖。
筑炉的每一种原料他都仔细想一遍，
能不能把砂砖换成别的砖？
这人字砖和马鞍砖、陶砖的性质是一样，
为什么它能冷着送进炉里边？
何妨试用陶砖把窑窿来堵，
看看这陶砖能否代替砂砖。
老佟他拿定主意往外走，
决定到乱砖堆中找陶砖。

(南辕北辙)

往前走，不停步，
心中急，嫌脚慢，
忙把乱砖全找遍。
找出来，各样砖，
大了冲，小了摸，
赶回车间忙试验。

(快快去)

佟文和回到车间内，
屋外已经是星满天，
这些他都全没管，

准备好銅絲拿鐵鉗，
两次三番來試驗，
模型大小不合，老是堵不嚴，
雖說是几次沒成功，
他心里倒是挺喜歡，
喜的是陶磚可始終沒有炸，
証明了陶磚可以代砂磚，
最后他又把一切工作准备好，
把模型冲的一头粗来一头尖，
掌着鉗子又送下去，
这一回他要下定决心克服万难要把窟窿来堵严。
这时炉內的高温好象巨兽把气喘，
呼呼呼地往外穿，
他眼眉胡子被燒焦，
口干舌燥喘气难，
大汗珠子滴滴噠掉在炉面上，
他还是屹立不动稳如山！
真好比要把火焰山来过，
烤得他臉如針扎疼的象刀割。
这时间他想起国际主义战士邱少云，
戰場的紀律遵守的严，
燃燒炮彈落身上，
身上燒起大火团，
他不動不叫忍着苦，

为了祖国把敌歼，
为了朝鲜早解放，
他英勇牺牲在阵地前；
人家在战场流尽最后一滴血，
咱在后方多流点汗有何干！
想到这里他就有了力量，
睜大眼睛掌住鉗，
吃苦在先，艰苦奋斗：
这才不愧是个共产党员！
佟文和忍着高温在等着銅絲化，
这时间东方发白已經亮了天，
只听得嗤的一声响，
佟文和抽出了大铁鉗，
这回再看窟窿已經看不見，
平平整整严实合缝就好象从来没有掉过磚。

(流水板)

佟文和补炉成功心中高兴微微笑，
这时间上班的钟声叮当响过同志們紛紛来到炉上边，
大家伙跑上前去齐把老佟高高举起，
掌声如雷响满车间，
这时间车间主任支部書記也来到，
同志們議論紛紛你夸我講把咱老佟圍在中間，
有的說：这回炉子再坏咱就有办法，
热炉咱也能补冷磚。

有的說：這一創造可是咱人造石油工业的好經驗，
一年給国家增产节约四十多亿元。
佟文和高温补炉这一事迹到处傳遍，
被选为出席全省的劳动模範。
可是他不驕不傲刻苦鑽研还在繼續找經驗，
为的是祖国早早建成社会主义幸福乐园！

火老鼠

王 求

(曲头)

王老振，气哼哼：

唉！我真是个糊涂虫。

看人家合作社集体劳动，
大田队“分组包工”。

李老青，人聪明，
入社后生活天天往上昇，

到现在大秋分红，我看着真有点眼红。

(数唱)

讲起来我跟李老青，

解放前都是贫农，

耕种过地主的土地，

给富农也扛过长工。

解放后都分了房屋土地，

彼此是互相照应。

在去年村里建社，

李老青头一个报名。